



商州故人

高
信
著



山東畫報出版社

商州故人

山東畫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商州故人 / 高信著. — 济南: 山东画报出版社, 2009.4
ISBN 978-7-80713-974-4

I. 商... II. 高... III. 特写 (文学) — 作品集 — 中国 — 当代 IV. I2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42119 号

责任编辑 冯克力

装帧设计 王 芳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
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

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 82098470

市场部 (0531) 82098479 82098476 (传真)

网 址 <http://www.hbchs.com.cn>

电子信箱 hbcb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

规 格 140 × 210 毫米

7.5 印张 120 千字

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1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。

前 记

《商州故人》是我第一本写人的散文集。

《商州故人》之中，没有写到名人、伟人，所以在任何工具书里边都见不到他们，自然也令人关注，他们有的只活在商州当地人的口碑中，有的还生活在与我们一样的庸常的人群中，用今天的话来说，他们是草根阶层。记得书中《蛮婆婆》一文去年三月在《文汇报》发表时，编辑朋友给它取了个栏题“凡俗人生”，《北京日报·广场》发表《木匠刘爷》时，则辖于“人间世”一栏内，广西师大出版社的《温故》发表《泥塑匠永青》时，又置于“记忆”栏中，香港《作家》发表时则置于“散文”栏下。四家报刊，四种处置，虽然视角不同，却也各尽其妙，把“商州故人”的属性把握得颇为妥贴到位。

是的，《商州故人》就是我记忆中的一些人世间的故人的凡

俗人生，既平凡又世俗。这在方便面式的大师充斥江湖、批量生产的教授专家泛滥成灾、名人崇拜已然盲目到疯狂且成为时尚，而一些名人为其名其利而到鲜廉寡耻，忘乎根本，下作到沽名钓誉，无所不为的今天，不去凑时尚的热闹而把笔墨贯注到草根阶层，是有些不合时宜，不与时俱进了罢？但似乎也不是这样。我犹记十多年前在杭州西湖之滨拜访版画家赵延年先生时，赵先生说过的一段话。他说，五十年代和“文革”后期，他几次到江南农村画画，接触过几位农村大娘，这些世代务农的农村妇女，虽不识字，但识大礼，讲情义，持家劳作，干练勤勉，接人待物，慈和周到，那真是有学问的文化人难以比附的，这让他感慨百端。赵先生的话，当时就唤起了我对黄土地上商州故人的回忆，深切感到地无分南北，下层劳动者的情怀脉息，相通相融。我也不会忘记鲁迅先生当年在文章中对草根人物的评价说：他们大多数人固然不能断字识文，没有所谓的文化，更“不明史法，不解在瑜中求瑕，屎里觅道”，但正是这些社会最底层的人们之中，走出了一批批时代精英，维系了古国数千年文明于不坠。也还是鲁迅说得好：“我们从古以来，就有埋头苦干的人，有拼命硬干的人，有为民请命的人，有舍身求法的人……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‘正史’，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，这就是中国的脊梁。”可叹的是，那些“脊梁”中的既平凡又不平凡的芸芸众生，在当时既不为人所重，时过境迁，人往风微之后，也就更是音沉绝响。能在浩如烟海的故纸笔记中留下一星半点，已是万幸之事了。谁又能说得清，青史之下掩盖着多少自甘无名，默尔而息的“脊梁”的魂灵？

这些年，好了，有《老照片》、《温故》等几种读物倡引，一股被称为“怀旧”的和风，煦然拂面，随风而来的，就有了“正史”难掩其光耀的、不是小说家笔下重塑的草根阶层人们的真切身影，他们的音容，笑貌，言谈，举止，努力，奋斗，挫折，失意，知足，渴望，在在折射出一个时代的面影。歌唱家彭丽媛曾以一曲《父老乡亲》，赢得了多少人的满面热泪，决非无因：“我生在一个小山村，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……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……”是的，一个忘记了“根”，忘记了“昨天”的人和社会，一个不善于在今天去回视拷问“昨天”的人和社会，一个对草根阶层不屑一顾的人和社会，你能指望他创造出什么太平盛世和“明天”的么？

《商州故人》里有我的父老乡亲，也有我的真情我的真爱，情难忘，爱难忘！我惟愿看到它的读者与我分享这份情与爱！

二〇〇九年二月十一日

目 录

前记

故人

木匠刘爷 /3

小木匠绪治哥 /7

神爷 /12

三爸刚娃 /16

“狼咬儿”秀秀 /20

淑琴 /24

邮差刘朝伯 /28

“静泉山魂”松山爷 /34

“热闹人”宝山叔 /40

蛮婆婆 /46

小广叔 /51

胡家班 /57

泥塑匠永青 /63

- 李家轿夫 /72
- 压面的南大婶 /78
- 桂芳 /83
- 祖父和他那支笔 /89
- 走路的规矩 /93
- 商州扁担客 /98
- 花牌楼，还立着 /104
- 半芥园的画意 /110
- 初中忆 最忆是三师 /117
- 学画少年 /122
- 当年那次办展览 /129
- “特务”老齐 /140
- 那年曾读《瓦砾集》 /145
- 故事宣讲队的故事 /149
- 房东阮大妈 /159
- 悼念振民 /166
- 李庆民与他的版画 /170
- 《峡口清雪》解魅 /174
- 校正先生《火龙冈》的宿命 /178
- 当年的美术爱好者 /182

草木

- 水井·马兰 /189

梦里荷塘	/192
扫帚菜	/198
沙渠·丁香	/201
苇园	/204
稻花香里	/207
麦时花事	/210
枳·皂角树	/213
路边风景	/217
迎春	/221
桃之夭夭	/223

后记

故
人

木匠刘爷

木匠刘爷，官号福林。农村人不兴直呼其名，比他年长的才唤他名字，平辈就叫他刘师，晚辈喊刘爷。刘爷的木匠手艺好，四乡八村都知道。常有外村人来静泉村寻刘木匠，本地人就说，你看哪个男人留剪发帔帔头，就是刘师。是呀！刘爷的剪发帔帔，也是远近无两：五十多岁的大男人，留着剪发头，如现在女孩子的发型，不同的只是，没有刘海。小时候，对刘爷这发型颇以为怪，人家男子汉，都剃光头，多好！就刘爷怪。后来才知道，这发式是清末男子发式的遗存，是长辫子剪掉的残留物。刘爷小时候肯定是留过辫子也爱过辫子的，要不，从大清灰飞，到民国烟灭，再到中国新建，几十年间，地覆天翻，他的剪发头，照留不改，还梳得整整齐齐，倘只看头发，仿佛当年的知识阶级。一个山村里的一无文化的老木匠，有这份痴情，或曰执拗，也是罕见。

刘爷的发型留在民初，刘爷的男子中心观念也留在那个时代，都不改。刘爷在家里，是爷，至尊至圣，说一不二。那年丹江发水，漫南而来，村子里房倒屋塌，刘爷家小院的院墙也塌了，刘家奶奶战战兢兢地劝刘爷说：她大，把墙修一修，好防小偷！你出去做活，我和孩子在家里，害怕呀。

活没落点，一个耳光就抡了过去。理由是，家里事，自有人做主，哪有女人家说话的道理？为了男人的权威，刘家的院墙就此永远没修；说起来，刘奶奶在刘家，日子也真是难过，说不清什么原因，刘爷就动了手，挨打成了家常便饭。一个使惯了木匠斧头锛子的男人，手劲多大呵！我们这般孩子，每每能看到又瘦又小，一双三寸金莲的刘奶奶颤巍巍扶着土墙去上茅房，也看到她爬出屋门槛拉几把柴禾做饭，就知道，又是打得不轻。

刘爷有一儿两女，儿子居中，是宝贝，叫绪治，和我同岁，又住在对门儿，脾气合得来，可我总因了刘爷，不敢也不想上他家去找绪治。刘爷其实对我极好，常命令绪治叫我去他家玩。一去就搂在怀里，亲呀逗呀，全没有至尊至圣的威严，有时还从荷包摸出钥匙，打开他藏宝贝的小木箱子，取几块洋糖，精心地用长满老茧的大手，笨笨地剥开玻璃纸皮，把糖块塞到我嘴里：“娃娃，别咬呵，当心牙，含在嘴里叫慢慢化！”剩下两块，就给我塞到衣袋里。绪治在一旁呆呆地看着，只流口水，不吭声，不敢要。我知道，这洋糖，刘爷是连亲儿子也舍不得给吃的。对绪治尚且如此，绪治的两位姐妹则更无论矣。每遇此时，我趁和绪治出去玩时，就把洋糖给他，绪治看爸爸忙着干活，急忙塞到嘴里，匆匆忙忙巴巴咬烂咽下，还嘱咐我：别给我爹说啊！

刘爷常到外村做活，下午回村，还扛着铧锯铧斧，没进他家门，就在官路上喊我：“娃娃，给爷爷倒水来！”刘爷回村了。不管在院子玩兴正酣，或在家睡得正香，听到那太

熟太亲的喊声，赶快舀一瓢凉水，三脚两步，端出去，看着刘爷咕咚咚一口喝光，拍拍我的头，抹抹嘴，才进他家的门。五岁那年，我要进城读书了。刘爷天黑到家，来看我，特意带来一双新做的小凳子说，没啥送给娃娃，这双凳子让孩子留个念想吧，日后念成了书，做了大官，可不要忘记你这又穷又瞎的刘爷呵！菜油灯橙黄色的灯影里，刘爷脸上的慈和与留恋，我从未见到过，到我现在都能记得。

大概是六十年代初，赤县神州大饥馑。我已经上中学了，一次抽空回老家看望亲奶奶。刚进村，听一个苍老的声音喊我的小名。一看，一个佝偻瘦小的老人，正是刘爷，才十多年，当年精壮威风的刘爷，怎么就成这样了呢？我抱住他，看着他，剪发皱皱头还如是，但花白稀疏脏乱，黄亮得泛出绿光的脸庞爬满皱折，我心疼得连一声刘爷也叫不出来，赶紧拉住他的手，边再仔细端详边问他：“刘爷爷，刘奶奶还好么？”“好？好？”刘爷呆呆地看着我，瘦骨嶙嶙的大手，突然重重地拍打在我的手上：“死去了！死去了！断气前，喊了三天三夜，说，饿呀！饿呀！唉唉！可怜，挨了一辈子打，没死，到头来，倒被饿死了！喊着饿，死去了！扔下我先享福去了……作孽呀！作孽呀！”声声嚎叫，泪飞如雨，嚎声里是委屈，无助，泪雨里是后悔，绝望。一个铁打的硬汉子的灵肉，原来是这样柔软这样脆弱！我掏出好不容易才买到的、要带给奶奶的两个黑面饼子，塞到他的手里，半天，半天，喉头发酸，泪眼朦胧，连一句安慰的话也说不出。

过了不长时日，绪治进城卖柴时遇到我，才知道刘爷也

死了。绪治说，他老人家咽气前还硬气得很，牙关紧咬，叭叭作响，一声不吭，只是额头大汗淋漓，一点点灰白凌乱的剪发，同水里浸过一般。刘爷给人做了一辈子木匠活，做棺木无数，但到终了，他自己也没有一口，还是绪治拆了家里惟一的一张旧木柜，钉成棺材的模样，把刘爷请进去的。按刘爷的脾气，若有灵，他肯睡进去么？人死如灯灭，在穷困和死神面前，倔强了一辈子的刘爷，争不了这气啊！

二〇〇七年六月十四日

小木匠绪治哥

绪治是木匠刘爷的宝贝儿子，按辈份，比我高一辈，我应该称呼他叔叔。但小孩子之间，并不讲什么平等之类，对这辈份有别，就很不当一回事，很淡漠：比我只大几个月，咋能当叔叔呢？所以一直呼绪治为哥。呼哥就呼哥，绪治叔并不恼火，以为是看不起他，不像时下的单位，称呼副主任为主任，他高兴，称呼副主任为副主任，他就不高兴。威严古板的刘爷对这称呼，也是听之任之。不过，绪治哥叫起我的父亲来，还是称哥，这不就乱套了么？只不过，三人碰头的时候少，也没有尴尬过。

刘爷是四邻八乡有名的木匠，笃信“家有万贯，不如一艺在身”的信条，他对宝贝儿、独苗单传的绪治哥早早地定了向：当木匠，学手艺。也怪，听说绪治哥周岁时，家人在他面前摆上黄亮亮的一串铜钱，还有量布的尺子，写字的毛笔，木匠的墨斗，吆牛的鞭子，让他随意抓，抓住啥将来干啥，据说百试不爽，灵验得很哩！刚满周岁的绪治一点儿不含糊，不犹豫，伸出小手，直抓墨斗，抓住就往嘴巴塞，抹得一手一嘴墨黑。虽然别人有点失望，刘爷却高兴地大笑：刘家手艺有了传人，而且是天意哦！

绪治哥也真有当木匠的天份。五岁左右的时候，自己在自家院子里栽了一根旗杆，也不过一丈高的一根细木棍，在顶端绑一只小木轮，糊一张三角旗，用麻绳牵引着，站在院门口喊我去升旗。小娃娃知道什么升旗？还不是从不远处静泉小学看来的。看样学样，居然就立起杆，升起旗来：只见他缓缓拉动麻绳，小旗子就一下一下移到杆顶。再把绳子在杆上拴牢，俩小伙伴，仰着头，看那蓝天白云映衬的小旗在春风中飘拂。绪治哥还送给我一支木枪，薄木板锯成，染上锅墨，磨上青柿子的油汁，光滑锃亮，插在小裤腰带上，好威风！升旗那回事，我四十年前写到一篇小文中，“文革”那年，造反派把它用大字报抄写出来，说是升国民党的党旗，梦想变天，我心里暗笑：升什么党旗？变什么天？国民党的党旗是三角旗么？那时候，要变天，岂不是要变旧社会的天，值得表扬了么？那个混乱的年头，夏虫不足于语冰，与那班造反派有什么道理可讲！不过，五岁的小木匠，手艺还真是了得，刘爷心里美，后继有人了。也难怪，“兵家儿早识刀枪”，绪治在娘怀里就听着刘爷叮叮梆梆刺刺拉拉的斧锯声，看着刘爷天天日每与木料较劲，耳濡目染，深受熏陶，哪里用得着手把手儿地教？何况，乡下的木匠活儿，也用不着精雕细刻。到十一二岁，绪治就屁颠屁颠地跟在刘爷身后，打虎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！走村串乡了。

绪治哥家学渊源是木匠，无师自通，成名很早。我进小城念了小学，背着书包上学堂，绪治哥就能靠手艺吃饭了。有一年，放了暑假，我回村住在奶奶那儿。夜里，刚从外村